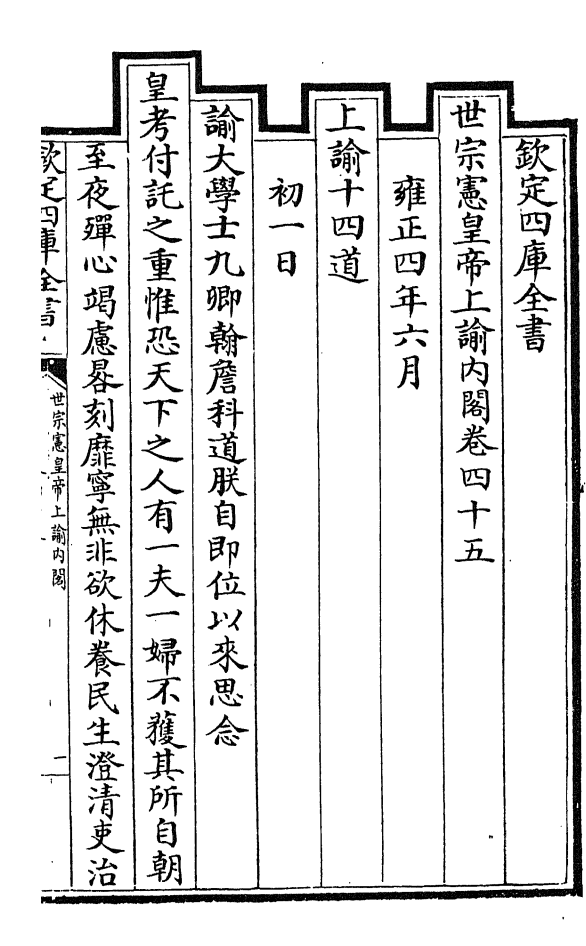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四十五

雍正四年六月

上諭十四道

初一日

諭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朕自即位以來思念

皇考付託之重惟恐天下之人有一夫一婦不獲其所自朝

至夜殫心竭慮晷刻靡寧無非欲休養民生澄清吏治

使中外永享昇平之福以仰慰我
聖祖仁皇帝在
天之靈即如前歲雨澤偶愆去歲畿輔被潦朕在宮中虔禱
上天叩首至於傷腫中夜屢起瞻望雲色以卜晴雨祈禱之
時嘗終日飲膳不御不止於減膳而已此皆朕默盡其
心不肯令人知之在朕心以為敬
天勤民勵精圖治之意至真至切可以自信無少愧歉於中
故凡下詔求言之事未曾舉行今夏二麥登場之時適

値連雨目前雨雖暫晴尚未開霽朕為小民深切軫念且奸民郭允進私貼謡歌有軍民怨新主之語朕心因此反躬自省不能無疑或用人行政之間在朕已實盡其心而衆人觀論尚有以為未當之處亦未可知總之千萬人之中有一二人或有異議朕心即欲省察而權衡之爾内閣九卿翰詹科道等官皆朕簡用之員職在動勸誼同休戚若朕身有過可直言無隱政治得失亦即各抒已見據實陳奏朕必嘉納勿視為具文勿有所

瞻顧苟且塞責重負朕真切清問之至意

初二日

諭吏部兵部凡因寃抑被叅而復職者皆係朕特恩超拔之人該員自應加意奮勉以報格外之恩嗣後此等人員除因公詿誤外若居官仍有貪酷不法者俱重治其罪題叅虧空革職之員補完開復與捐復者亦如之著行文各直省將軍督撫提鎮一體遵行

初五日奉

上諭三年舉行大計所以激濁揚清整飭吏治必舉劾之間至公至當方足以昭勸懲之典查定例卓異人員俱送京引見而叅劾人員則聽候部院議奏不行引見此中或有冤抑及避重就輕等弊亦未可定嗣後大計之年除貪酷之員既已指明劣跡叅奏無庸再行引見外其餘叅劾等官該部照例處分出缺其應作何送京引見之處九卿詳議具奏

又

諭意達里亞國教王覽王奏請援釋放德里格之例將廣東監禁之畢天祥計有綱一體施恩釋放等語查德里格於康熙五十九年因傳信不實又妄行陳奏我

聖祖仁皇帝念係海外之人從寬禁錮及朕即位後頒降恩

詔凡情罪可原者悉與赦免開以自新德里格所犯與赦欵相符故得省釋彼時廣東大吏未曾以畢天祥計有綱之案入大赦冊內具題上聞今據王奏請朕查二人所犯非在不宥之條即王不行陳奏朕亦必察出施

恩今特降旨與廣東大吏將畢天祥計有綱釋放以示朕中外一體寬大矜全之至意茲因使臣回國再賜人參貂皮等項用展朕懷王其收受故茲勅諭

初六日吏部等衙門議奏編設保甲處分定例奉

上諭弭盜之法首嚴保甲以清盜源而州縣等官往往奉行不力又見武職等官多因盜案詿誤情法不得其平故降諭旨令九卿定議具奏今九卿不識朕意議稱如有盜竊不行舉首者將同甲之人及保正甲長牌頭一

槩從重治罪其實不知情而未首者亦將保正甲長牌頭分别治罪所引治罪之例實屬太過未免牽累多人良民必受煩擾將本發回著再議具奏

初九日

諭總督倉場侍郎旗丁輓運天儲每歲勤勞朕屢降諭旨加恩優恤欲其俯仰充足不至匱乏之近聞糧船抵通石壩經紀勒索斛費每船至三十金在從前旗丁多帶貨物射利營私所過地方不無需索煩擾故抵通之後有

此陋規令各帮旗丁遵守法度押運官并約束亦嚴所帶貨物有一定額數不敢多攜除所給行月糧外安有餘貲以為斛費爾倉場總督可嚴飭坐糧廳申飭經紀嗣後糧船抵通除應加耗米外不得借斛費名色索取銀兩亦不得淋尖踢斛以致正糧虧缺苦累旗丁倘有違者必嚴加治罪若該管各官失於覺察經朕訪聞亦必從重議處

十二日

諭江西巡撫裴𠗦度聞福建今年春夏以來雨水稍多天氣寒冷禾苗興發甚晚目前米價昂貴民食頗覺艱難江西素稱産米之鄉況去歲今春皆獲豐收理宜通融以濟閩省近聞江西地方官遏糴不令出境甚非情理著將江西存倉之穀碾米十五萬石動用脚價遴委能員即速運至閩省交界地方先期知會閩省督撫委員領去分給各地方以濟民食毋得遲緩其動用脚價作何還項可與閩撫酌議動用倉穀作何還項可與兩江

總督酌議具奏

十三日

諭户部江南泗州逼近黄河地勢低窪因去年黄水衝决之岸尚未合龍今年四月間水勢漫溢以致泗州地方禾麥又被淹損朕心深為軫念著布政使石麟動支庫銀二萬兩親自前往泗州確查被災之民逐户散給勿令鄉約里長及胥吏人等絲毫侵蝕務使窮民均霑實惠不至失所爾部即遵諭行

十四日奉

上諭朕自即位以來朝乾夕惕惟恐有負

皇考付託之重於國計民生風俗吏治時時留心諮訪而未專下求賢之詔者亦惟恐諸臣因此或有頌揚之語也近因雨水稍多朕實推誠降旨詢問政治得失令覽諸卿所奏敷陳功德朕若作愧歉之詞觀覽亦屬居然任受矣奏內頌揚之語朕不作頌揚觀惟實心作規諫期望觀益加黽勉以期副諸卿陳奏之語以仰慰

皇考在
天之靈爾諸卿近來皆守法奉公恪勤供職於敷奏舉劾之
間朕洞見諸卿之心朕甚嘉焉但似出於勉強尚未底
於自然亦期諸卿交相砥礪合於大公贊襄化理以副
朕心膂股肱之寄朕既宵旰勵精期副諸卿之言諸卿
亦當公忠匪懈必底自然以副朕之望君臣至誠勉勗
一德同心為四海蒼生造福澤於無窮以共報我
皇考之深恩是朕之厚望也

十五日奉

上諭各省解部錢糧收兊之時短欠之數甚多從前外省解部銀兩於正項庫平之外有加平隨平飯銀掣批等項其暗中包攬官吏勒索種種雜費又不一而足此内外所共知者自怡親王總管三庫以來實心辦理潔已奉公前此弊竇已盡剔除外省解餉浮費實減省十分之八九此亦内外所共知者何以解京之項短欠俱如此之多葢縁各省藩庫季報實存銀兩悉令撥解京餉

藩庫倘有虧空不能掩飾於地方官甚有不便故將解部之項輕平彈兌或扣存於解官私槖致使必有短少以見銀庫有彈兌苛刻之聲名為將來協撥存留那移掩飾之計此事甚有關係嗣後解部銀兩若短欠無多者仍照舊掛批行令本省補解外其短欠多者將原銀仍交與解官留京看守行文該布政司令其親身赴京到庫自看彈兌務令對證明確若原無短少則咎在庫官將庫官從重議處如果解送短少定將該布政司從

重治罪所缺銀兩照數追賠各該布政司以諭旨到日為始凡有起解銀兩遵照奉行

十六日户部等衙門議定湖廣入川人民條例奉

上諭楚民入蜀開墾康熙五十一年所定之例甚明鄭松齡身任綏陽乃竟不知向有此例即云日久廢弛豈有地方官全不聞知之理此皆年羹堯恣肆妄行藐視國法並未奉行之所致著四川巡撫法敏等實心奉行務除積弊以靖地方倘仍舊苟且塞責必當從重治罪

十九日奉

上諭查律載鬬毆成傷定有保辜之限所以重民命而慎刑罰也聞京城内外凡鬬毆傷人者各該地方步軍無分輕重即將兩造並拘如遇重傷之人則用門扳扛擡先赴該旗步軍尉報驗次赴兩翼總尉衙門掛號然後解送步軍統領衙門聽審倘係應行咨部之案則拖累之日更多大凡被毆之人受傷雖重尚可醫救一經移動失於調理勞頓冒風或致殞命此等命案雖係愚民

好勇鬬狠而亦未必非問理各官懈忽之所致也嗣後凡係鬬毆成傷者應分別傷痕之輕重若傷重不能行動者禁止移動勒令即時加意調治著問理衙門委官親詣驗看使被毆之人得以安卧醫救不致誤傷性命其應如何定例通行之處著三法司衙門詳議具奏

二十八日

諭諸王大臣從古帝王之治天下皆言理財用人朕思用人之關係更在理財之上果任用得人又何患財之不

理事之不辦乎朕即位以來推心置腹以待爾等大臣時時諮訪務得人才共襄庶政爾大臣等亦各有所保薦以備任用朕深嘉之但知人自古為難而保人更非易事知人者不過知其才具豈能知其存心保人者亦只能保其目前豈能保其異日是以朕曲為體諒從不苛求但公私二字所關甚重不可以不辨而公中有私私中有公尤不可不時時警醒也即如始初見其人好而舉之及既舉之後其人改操易轍即當據實奏聞倘

以為從前既舉而自護其短為之掩飾彌縫此則公中之私也或始初因朋友故舊之情而舉之及既舉之後時時警戒提撕相責以善一聞其聲名不好或即行檢舉或密奏以聞此則私中之公也爾等大臣每一人所舉多者不過二三十人爾等一人精神足以貫注之平時訪察其行為勸勉其廉謹倘居官不善即行叅奏不稍回護如此則人人有所忌憚爭自濯磨國家可收得人之益爾等亦不愧以人事君之義矣如圖理琛張保

傅鼐馬喀四人從前聲名原屬平常而其才皆有可用
朕為愛惜人才起見擢而用之以觀其後效令圖理琛
張保能恪慎供職不負朕簡用之恩是以朕待之如初
至於傅鼐馬喀負朕恩遇自蹈罪愆朕即執法懲治豈
以當日既經擢用此時回護包容曲為寬假乎此朕大
公至正之心因物付物之道爾大臣等為國舉人亦當
以此為法又如爾等大臣各有子弟居官父兄既列同
朝豈無朋友關切之情然與其私受囑託庇護朋友之

子弟使子弟有所恃而不肯努力上進何如切加教導使其儆惕玉之於成若大臣子弟父兄既能訓廸又有堂官之督責則成人者必多國家豈不甚樂有世家大族之子孫而用之哉總之朕之優待爾大臣與其遷官賞賚不若成就爾之名節為一不朽之人爾等之於朋友及薦舉之人與其結以私恩小惠護其過愆而喪其人品何如以大義相規使之為端人良吏永保令名至於家庭之間訓導子弟又不待言矣勉之戒之

二十九日奉

上諭高其位等為伊父奏請賜卹甚是高天爵捐軀盡忠大節可嘉高其位高其佩乃現任大學士都統大臣伊父高天爵著給與禮部尚書職銜追賜卹典至八旗各省有似此被難而未獲恩卹者俱著詳察具奏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四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四十六至八

詳校官左都御史臣李綬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葉蘭

謄録監生臣任之堠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四十六

雍正四年七月

上諭三十九道

初一日奉

上諭凡各省地方有缺米或米價昂貴者必係其地上年荒歉所致今歲楊文乾奏廣東米貴駐防兵丁有不許巡撫減糶之事宜兆熊毛文銓又奏福建缺米有土棍

搶米大鬨直至廵撫大堂之事此二省上年俱奏稱豐收並未云荒歉也且據黃國材稱福建積穀現有一百六十餘萬石而毛文銓乃奏請於江西採買米石朕已降特旨令江西運米十五萬石往福建平糶然黃國材謂福建有米而毛文銓則求米於鄰省觀此則當日兩人之交代種種不清可知矣滿保黃國材在福建多年諸事善於掩蓋彌縫或毛文銓為其所愚耳朕素聞閩省民多愚悍每遇米貴即借端罷市以圖搶奪今又有

此舉或黄國材等囑其舊屬暗唆地棍土豪故為此事以窘毛文銓而形容前任廵撫之能亦未可定著行文總督高其倬留心察訪若有其事即令指名題參至福建廣東二省地處極邊米穀應作何貯備著九卿會議具奏

初二日户部議覆河南廵撫田文鏡條奏州縣交代事宜奉

上諭此案係河南廵撫田文鏡條奏之事九卿議准只應

准行於河南地方不必通行各省大凡一省督撫條奏之事他處見有裨益踵而行之者有之或有瞻徇掣肘不肯做行者有之或其地實有所不便不能一例施行者有之朕俱不強其畫一惟徐徐視其行止以觀其心蓋此等招怨之事一有條奏而即通行各省則未條奏之地方官皆得推卸而求悅於下曰此事乃某人條奏部議通行原非我所欲行也即如丁銀攤入地畝一事於窮民有益而於紳衿富户不便曾經李維鈞條奏准

行於前繼之者則雲南山東一二省耳又如陳世倌所
奏廵撫衙門抽䵜彈兌一事不但他省難行即山東本
省亦不能行陳世倌陞見來京布蘭泰護印即變其法
此又不可執一者也此本内議稱通行各省一體遵照
之處不必行
又營田水利府叅奏河工効力之候選知州郎達侵
蝕帑銀揑報被竊奉
上諭朕因直隸頻罹水患思除害興利以厚民生不惜多

發帑金特令怡親王經畫察理無非愛養斯民之至意凡屬効力人員皆當仰體朕心畏法懷德勤慎効力乃郎達身列職官又被委用尚忍侵蝕帑銀揑報被竊非有人心之人也似此毫無畏懼出格劣員不得照常例處分著交刑部嚴審定擬具奏

又浙江廵撫李衛題報僧人慧岸等將不法僧人本盛燒死奉

上諭釋老之教其妄談禍福神通怪誕之説原非佛老設

教本意至於心性本根及善惡感應之論不可云無補於人之身心然於治天下之道則實無裨益故自古明王聖賢恐其有妨正學疎而遠之然亦未嘗有意挫折之以示公也數年以來屢見密陳條奏內有十數人痛詆釋道之非更有請勒令天下僧尼還俗婚配之迂論者夫治天下之道在於順人物之性而安其固然朕於兆民之廣惟恐一夫一婦不獲其所焉有不問僧尼之情願與否而悉以官法繩之勒令還俗失其本業也似

此則天下之大不獲其所者不啻數百萬人矣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於鰥寡孤獨僧尼即鰥寡孤獨之類耳地方官吏所當矜而憐之者從來講理學而不達理學之人首先詈罵二氏即自以為理學此習不知創自何典夫理學貴於躬行實踐若虛詆二氏即為理學則理學亦甚卑淺太容易人人皆可為矣何輕誣理學至於此極若云妖言惑衆作奸犯科者出於僧道則如近日獲重罪處極刑之汪景祺蔡懷璽郭允進等又何嘗皆僧

道耶執法不平不足以治天下持論不公不足以服人心令浙江奉化縣雪竇寺住持慧岸等燒死不法僧人本盛一案其造意之慧岸舉火之自修俱已監斃矣該撫又將為從之慈雲子林擬絞具奏是以數命而抵償一命殊非情理朕實不忍該縣知縣黄霦始初承審遲延又監斃二命其中必有勒索不遂情由著將黄霦解任交與該撫嚴加審訊務得監斃僧人實情李衛如不能明白此案朕另遣京堂確審況具奏案内之慈雲可

一既供未曾受戒李衛必欲指定為戒僧亦屬深刻慈

雲子林俱著即行釋放

初五日

諭刑部楊得揚狠二人毆死陳奎今既將楊得准留養親

又將楊狠照餘人律杖責發落是竟無抵償之人矣於

情理未協著交與九卿另議具奏

又湖南廵撫布蘭泰題叅衡山縣知縣張翼看戲飲

酒不行轉解犯人并不接民間詞狀奉

上諭張翼著革職其飲酒觀優公事廢弛各款俱屬應叅之事但稱張翼不肯接受詞狀此語甚屬錯悞民間詞狀虛妄者多若一槩接受必啟刁民誣告健訟之端此風斷不可長即如余甸任山東按察使時多收詞狀後來辦理不清人受其累布蘭泰若以收受詞狀之多寡定屬員之賢否則屬員必致以此相尚生事滋擾著飭行

初七日

諭吏部道府等官有表率屬員之責關係緊要必得賢能諳練之員方於地方事務不致貽誤朕慎重官方雖州縣等官皆審酌補用而於道府尤為加意非審知其人才識足以勝任者不輕試用捐納候選人員俱係急公効力之人自應遇缺按班録用但伊等初任者多於地方事務從未經歷一旦畀以道府縣膺民社未必遽能稱職及至不稱職時督撫糾叅永遭黜革情亦可憫嗣後凡係捐納候選道府人員俱著補授各部郎中令其

學習辦事各司司官人多縱少有不及亦不至於廢弛
事務不比道府之賴伊一人若有貽誤則害及通郡並
累伊功名也至應陞道府時令該部堂官保送吏部引
見仍照伊原捐之職銓用如此則伊等才具之優劣人
品之賢否可以試用而知將來補授道府皆能諳練事
務於吏治民生均有裨益矣爾部詳議具奏

初八日

諭直省督撫布按居官立身之道自以操守廉潔為本但

封疆大吏職任甚鉅書經洪範所稱有猷有為有守三者並重則是操守者不過居官之一節耳安民察吏興利除弊其道多端倘但恃其操守頗廉以為可以博取名譽而悠悠忽忽於地方事務不能整飭經理苟且塞責姑息養奸此等之人貽害甚大蓋此等清官無所取於民而善良者感之不能禁民之為非而豪強者頌之故百姓之賢不肖皆稱之無所取於屬員而亦不能禁屬員之不法故屬員之賢不肖者皆安之大臣之子弟

親戚犯法則姑容而不行糸革地方之强紳劣衿生事則寛待而不加約束故大臣紳衿皆言其和平而望其久留甚至胥吏作奸而不能懲盜賊肆行而不能察故自胥吏至於盜賊皆樂其安静而不欲其去任及至事務廢弛朝廷訪聞加以譴責罷斥而地方官民人等羣然歎息以為去一清廉上司為之稱屈此則平日摸稜悦衆違道干譽之所致也故但潔已而不奉公之清官巧宦其為害較操守平常之人為更甚操守平常者其

心既不敢自恃為清官常懷畏懼之心頻有所整頓經理事務不至曠廢朝廷又時時留心訪察一有不善即加懲戒而在朝之官員及伊屬下之官吏紳衿人等皆伺察其過不肯為之隱諱是以此等之人貽累於地方者尚輕而潔已沽譽之巧宦貽累於地方者更甚也如查弼納楊名時裴倖度張揩魏廷珍操守雖清而皆顧惜情面一味遷就求容悅於人故内外之人稱譽之者甚多如田文鏡楊文乾李衛諾岷其操守且勝於查弼

納楊名時裴倖度張楷魏廷珍而乃因其實心任事整飭官民不避嫌怨遂不滿衆人之意或謗其苛刻或議其偏執或譏其驕傲故意吹索加以評論此風若不悛改必至封疆大吏皆以實心任事整理地方為嫌相率而為苟且之計吏治何所倚賴乎夫良藥利病者必苦於口名臣持正者必不悅於俗若諸事不理一味和同因循而但託清名以藏拙是木偶耳廢法悞公累民債事莫此為甚朕深望爾等為明體達用之全材而深惜

爾等為同流合俗之鄉愿故諄諄告誡不憚周詳夫不教而罰朕不為也若教而不遵朕亦安用此無益於地方之清官以悞事哉此朕春秋責備之義勉之凜之

初九日

諭吏部朕從前曾下諭旨各省道府州縣之居官好者命總督保舉三人巡撫保舉二人提督布政按察二司各保舉一人密封具奏不得互相商議原以通省人才不少保舉多者不過二三人少者僅一人諸臣於所素知

者各拔其尤自然精確督撫提督布按二司皆朝廷大吏受國家深恩自應體朕為天下得人之意不徇私情秉公薦舉乃其中竟有挾私妄舉者如滿保所保之沈瑞鶴藍廷珍所保之高鐸年希堯所保之張瑗王朝恩所保之張明敘王景灝所保之安定昌余甸所保之宋懷金成永健胡其恒所保之孔毓銓羅殷泰所保之薛祿天倶極庸陋不堪大悖人臣以人事君之義今各員引見將完爾部可再行文與各省督撫布按二司除從

前曾經密舉及朕特旨補授各員外督撫暨布按二司各於道府州縣中明舉一人不得雷同督撫自行題奏布按二司咨呈爾部文到日爾部即繕摺具奏被舉之州縣官員並令給咨來京引見保舉之道府官員不必來京如有挾私任情草率濫舉者朕必從重治罪斷不姑容爾部即遵諭行

十一日奉

上諭據余甸奏稱成永健在日照縣十三年安心久住僻

遠之小邑不鑽求卓異調繁必是守本分不能諂媚上官之人等語大凡察吏之道當觀其實在政績如何若無實蹟可舉而但云安心僻遠之小邑此不過一貪位苟禄備員全身之流耳至云不鑽求卓異調繁必是安分不肯諂媚上官則是卓異薦舉必由鑽營而後得如余甸當日以郎中在籍而陳鵬年特行保題為山東濟寧道想亦是從鑽營而來耶且如目今余甸之薦舉成永健亦必屬鑽營可知矣據余甸之說將使居官之人

皆以被卓異薦舉為可恥天下有是理乎余甸又奏稱年羹堯係成永健取中門生而成永健詩文中並無鋪排門生年羹堯一語此乃成永健畏懼年羹堯不敢屈年羹堯在門生之列余甸豈得以此高其品識乎此等議論識見迂濶庸陋不堪之甚余甸又稱留心採訪並無聲名不好亦無怠惰之處等語成永健之飲酒已自認不諱余甸既留心採訪何以於飲酒並未訪聞居官之人既好飲酒必致諸事廢弛何得云並無怠惰著行

文余甸一一再行明白回奏

十三日奉

上諭歷來諸臣保舉人員有錯悮之處朕俱寛容不加譴責凡人不能無過所患者不能改過耳若諸臣實能辯明其過乃朕心所深喜倘文過飾非則大悖於聖賢之道矣尚可望其悛改乎余甸識見庸愚淺陋著嚴飭行又九卿議覆福建布政使沈廷正條奏丁銀攤入地畝事宜奉

上諭本内議稱丁銀歸併地畝於窮黎有益應令各省督撫詳查妥議等語大凡於地方民生有益之事各省大吏自應詳查陳奏何待朕諭朕於此處亦觀其辦事存心如何朕深知此事當行但不肯命勉強行之令伊等得以藉口推卸巳責昨因九卿議覆田文鏡條陳知府交盤本内特降諭旨甚明此本内所議通行各省之處不必行餘依議

又吏部議奏前任兵部尚書孫柱等不將甘州駐防

兵丁自拴馬匹議入官馬數內應照例處分奉
上諭朕從前就事降旨部內並未詳明但就朕所降諭旨
將堂司官員俱以揆此二字定為徇情作弊議以革職
司員若實有情弊則伊等之罪不止革職若無情弊則
議以革職又屬太過著將此本發回察明再議具奏
又禮部議覆江蘇巡撫張楷奏請新設元和等縣增
添進學額數奉
上諭張楷此奏甚屬務名長洲等處因事務繁劇故分設

兩縣其實地不加廣人不加多入學名數自應照舊額數分隸兩縣此一定之理今張楷請於元和等十三縣照大學之例增定額數誠所謂違道干譽者部議又以大學太優請照中學亦屬錯誤張楷係旗下舉人出身故偏向科甲以博虛名前進京陛見面奏時朕見其意見偏徇甚以為不然曾加訓誨夫國家用人但當論其賢否不當限以出身朕即位以來亦素重待科甲然立賢無方不可謂科目之外遂無人可用倘自恃科甲而

輕忽非科甲之人尤為不可且古來名臣良輔不從科目出身者甚多而科甲出身之人亦屢見有蕩檢踰閑者况旗下應試人少中式甚易非如漢人於百人之中拔取一二也法海張楷不過僥倖得中進士舉人乃便以科目自負輕視非科目出身之人甚是狂妄可鄙張楷處處博取虛名不止一事此奏更屬不合著吏部察議具奏此事著該部另議具奏

十四日

發出奉使閱河內閣學士何國宗等奏摺七件奉
上諭著九卿會議具奏河圖併發其河南小丹河一件何
國宗等與田文鏡嵇曾筠兩議具奏何國宗等乃一巳
之見田文鏡嵇曾筠身在地方所見自然明確著照田
文鏡嵇曾筠所議行其山東疏濬泉源一件何國宗等
議設管泉通判一員甚是著照所請行山東挑濬馬頰
徒駭二河前經陳世倌差委道員徐德俶辦理此處工
程甚屬緊要徐德俶才具中平不稱此任著御史尤清

王之錡各管一處不必照欽差例只作陳世倌屬員聽其調度不得自立意見其高家堰加修堤工關係緊要若於歲修案內逐漸增修恐致遲緩著照何國宗等所議即動正項錢糧作速估計興修

十五日奉

上諭今日朕從

恩祐寺瞻禮回來因見看門之護軍參領二德氣甚高傲怨忿之色見於顏面朕問係誰屬下伊奏稱係允禵屬下

及令伊將允禵悖逆事蹟奏出二徳仍為允禵隱諱回護一事不肯陳奏朕從前曾命馬爾賽拉錫等到允禵家傳集允禵屬下人員降㫖寛宥教訓時允禵屬下所有人員暨西白太監等無不感恩悉知允禵之罪而二徳竟無一語道及允禵之非毫無感恩之意二徳誠為國賊黨援允禵羽翼今在朕前舉動光景明係大光棍著將二徳鎖拏交與三法司嚴行定擬具奏

又奉

上諭據鄂爾奇繆沅奏稱直隸借糶倉穀弊端種種無非
地方官巧為掩飾虧空之計向來直隸倉穀虧缺甚多
朕知之甚悉各官惟恐敗露故設計彌縫詳請借糶李
紱為其所欺遂代為題請且未經奉旨即先為散給及
派員往查又轉停止覽鄂爾奇等所奏各官情弊顯然
凡此等州縣官員若仍留原任將來假公濟私那新掩
舊必至刻剝小民虧欠正項而地方倉廒始終不得清
楚可將巧稱倉穀出借各官悉行解任著吏部將投供

到部候補候選之州縣官俱帶來引見朕親自選定人數其鄂爾奇等已經到過之正定順德大名廣平保定五府所屬贊皇等二十一州縣著即將揀選人員掣籤發往鄂爾奇等未到之永平宣化順天三府所屬之二十一州縣俟伊等到彼查出有出借倉糧者即咨吏部令籤掣人員前往代之以上各州縣借出之穀俱著解任之官員自行催還以一年為限限内全完者仍准即行另補若先期速完者隨到隨即另補若逾限不還者

治以那移虧空之罪如此辦理則虧空之員不得復居現任挾制小民那移出納而接任之員交代井然又無前後不清之項若果係借欠在民按數催還其原官仍可另補於公私均有裨益李紱既不能稽查屬員之巧飾虧空轉為伊等欺朦具題代請又不候旨即令各屬擅自給發甚屬不合著嚴飭行又鄂爾奇等奏稱阜平贊皇等處違例將穀借給兵丁向來有無借給兵丁之例著九卿察明具奏聞直隸各處倉廒久未脩理傾圮

者多此皆地方官漫不經心李維鈞不實心任事之故
著李紱嚴飭各屬設法速行修整

十七日奉

上諭從前凡密摺奏事者多挾以誇耀於人往往洩露密
旨朕深悉此弊自御極以來屢降諭旨凡硃批奏摺俱
令呈繳其摺中所批之語俱不許宣露即子弟親戚亦
不許通知蓋因密奏密批他人原不得而知而傳宣每
易至於舛錯此事甚有關係也前路振聲具摺啟奏朕

硃批中偶有獎伊弟路振揚數語乃路振聲則寄信於其弟而路振揚竟具摺謝恩以密摺密批之事公然私相寄示豈朕從前不許宣露密摺硃批之旨二人獨不知耶且路振聲所奏朕優待伊弟之處亦屬非體以武職大員尚錯誤如此則其餘官弁將朕旨誤傳或誇張粉飾多失其實又不待言矣路振聲路振揚不學無術粗陋已極甚屬不合著該部俱嚴飭行

又奉

上諭從來流言之傳播皆起於奸宄之徒無賴之輩欲擾亂政事顛倒是非故造作無稽之語煽惑人心流布遠近間或國家舉行一事因流言而中止而造作之人益自以為得計而肆其伎倆此等為害不可勝言朕即位以來外間流言有謂好抄没人之家產者有謂輕聽風聞之言以為黜陟用舍者朕既聞知則不得不以其故曉諭衆人知之祇以從前貪贜犯法之官皆朕之所深悉此等之人蠹國殃民罪大惡極即立置重典不足以

敵其辜但不教而殺有所不忍故曲宥其死已屬浩蕩之恩若又聽其以貪婪横取之貲財肥身家以長子孫則國法何存而人心何以示儆況犯法之人原有籍没家産之例是以朕將竒貪極酷之員抄没其家貲以備公事賞賚之用葢所以昭國法而懲貪污並使後來居官者知婪贓之物不能入已無益有害自不肯復蹈故轍矣此等兇惡之人本身應正典刑家産抄没妻子皆當遠徙者朕皆從寛赦免而止於抄没其贓私尚保全

其性命即本人稍有人心應知感恩戴德何得因抄沒而生怨望乎且朕臨御以來覃敷恩澤如各省蠲免錢糧不下數百萬兩賞賚兵丁及各地方興利除患所費亦不下數百萬兩此皆中外所共知者夫以額徵錢糧及內庫帑金為數如此之多朕尚毫無吝惜豈反為此貪官污吏些微之財物以啟小人之議論乎即如年來抄沒之人不過是年羹堯滿丕李英貴何廷圭等及阿其那塞思黑等門下最用事為非之人耳此皆奸惡顯

著之徒法無可貸有何屈抑而為之不平乎近聞市井中鬬牌名色有稱抄家湖者公然於賭博遊戲之中譏刺朝政甚屬可惡至謂朕喜聽風聞之言以為黜陟用舍此語亦屬愚昧蓋因十數年來人情多詐每遇薦舉參劾多有情弊不出公心重負我

聖祖仁皇帝集思廣益之至意是以

聖明洞鑒隱微不輕聽信於是懷私者既畏懼而不敢言謹慎者又避嫌而不肯言彼此緘默遂成積習朕即位以

來常思

聖祖仁皇帝以天亶聖人臨御六十餘年一切政治經

宸衷獨斷無不盡善若朕則辦事之初必須公聽並觀盡去

壅蔽庶能合於機宜而又恐大小臣工有所牽制而不

敢直言有所瞻顧而不便明言者是以令其密摺具奏

及發與廷議有裁去本人姓名者無非欲諸臣無所回

護直言無隱使下情盡能上達利弊悉能周知全無壅

蔽之患永享昇平之治也至於密奏中薦舉參劾者朕

原未嘗輕信必細細留心訪察確有証據衆論僉同然後加以黜陟用舍未嘗因一人之奏而即定其人品見諸施行也不知者以為輕信風聞而朕則慎重周詳務求實蹟也以上流言二事皆係阿其那塞思黑允禩允禵等同黨之小人心懷私忿故造狂悖之語蠱惑人心擾亂國政更有一種貪贓犯法之徒畏懼抄沒參劾是以造作此語傳播遠近希冀因流言而停止自古治天下之道發政施令只論理之當行事之當行與否悠悠

之口何足為憑朕之此心可以對越
皇考可以對越
上天可以告天下億萬臣民而一二奸邪小人乃欲挾其如鬼如蜮之伎倆以惑衆聽而撓公事朕豈肯絲毫為此輩流言所動乎天下之人奸惡者少而善良者多造作流言者少而悞聽流言者多彼奸惡之徒造作流言實自作之孽倘經緝獲按律在所必誅此外善良之人當共知朕心勿為邪說所惑其偶行抄籍也實於懲貪罰

惡之中尚寓寬仁之意其廣行採訪也實欲收好問好察之益以為政治之資朕之宵旰憂勤無非為國是民生思久安長治之計天下之人豈忍聽宵小狂悖之言而忘君上高厚之恩哉

又奉

上諭貴州狆家苗肆行不法十餘年來擾害平民朕知之甚悉石禮哈方署巡撫印務即奏其罪惡多端應行征勦馬會伯到任亦奏與石禮哈相同朕恐石禮哈年少

孟浪用兵之事不可輕舉未即允行何世璂到任則奏稱苗人應行招撫不必用兵言武員好大喜功貪圖議叙且狆家苗欒箐銛利地勢險阻亦不易於成事等語丁士傑所奏大槩亦與何世璂同朕曾下旨與何世璂即令其招撫而何世璂並不能有所招撫及高其倬到京亦面奏應行征勦以靖地方朕又降旨與鄂爾泰令詳悉斟酌鄂爾泰亦奏稱用兵為是是以令石禮哈馬會伯協同辦理此事然此事甚有關係朕心時時厪念

今據石禮哈奏報谷隆長寨者貢羊城坣等處俱已攻破首惡阿莘阿紀及為從兇苗川販等亦俱就擒縛等語朕心甚為嘉悅何世瑾從前見事不明性又懦弱未必能審究此案著將各犯交與鄂爾泰審訊窮究詳悉分別定議並安插撫恤使地方永遠寧謐不受惡苗之擾一一經理具奏石禮哈調度有方籌畫盡善除事竣具題到日照例議叙外今先沛特恩於其父著將石文焯革職之處復還以示朕賞功推恩之意

又奉

上諭據弘春所奏阿其那曾得過允禵銀二十萬兩塞思黑於康熙六十年曾得過允禵銀六萬兩阿其那偽為廉潔而利允禵之貪惡以供其多取廉潔之人乃忍心害理至於此乎且得銀如此之多不審從前何功於允禵而當之不愧嗣後何以酬其贈而受之不疑至塞思黑當康熙六十年得揆敘家之銀已百餘萬而允禵尚以六萬兩予之塞思黑竟受之均屬可詫著將弘春所

奏及順承郡王訊問阿其那回奏之語一併與滿漢文

武各衙門官員觀看

又

諭刑部國家立法本以懲兇暴之徒而因事原情則時深

惻隱之念書云宥過無大刑故無小所以斟酌權衡用

廣好生之德也朕慎重刑罰矜恤下民每遇讞鞫之案

往復披覽至再至三求其可生之路甞見各直省命案

内或緣細事起爭或因護親情急或已經退避而毆者

勢不相容或本意恐嚇而誤傷者遂至莫救其中有經報官保辜者亦有未經保辜者有延至數日殞命者亦有延至數十日殞命者當其爭角之時秖知乘憤直前豈計因傷致斃按律抵罪法所當然但念蚩蚩愚氓秖因一朝之忿頓罹重罪每詳閱案情朕心實為不忍且秋審時凡情輕之案多以情可矜原減等發落今朕特沛殊恩予以自新之路現在各直省具題到部已未入秋審案内除情由可惡者不准寛免外其何純恭等一

百七十七名俱著寬宥釋放分別有力無力照追埋葬銀兩給付死者之家如不照數給出仍將該犯照例減等發落并著詳記檔案倘該犯日後再有所犯必嚴加治罪此朕格外生全浩蕩之恩為舊例之所未有凡兹小民當體朕省刑宥過之慈懷身受者力圖改悔以贖前愆旁觀者觀感提撕時存警醒父訓其子兄勉其弟比閭族黨互相勸勉各安本業不犯王章則是朕之法外加恩與小民之望外受恩均為移風易俗之美事倘

以為法網寬恕布圖倖免不改其好勇鬬狠之習重負
朕牖民遷善之心則格外之寬典豈能屢邀而異日之
追悔亦屬何益爾部將此行文各該地方官遍行張示
曉諭務使鄉里愚民盡皆知悉

二十日

諭湖廣總督李成龍湖北巡撫鄭任鑰荆州長江兩岸堤
防關係生民最為緊要盖因川湘二江之水匯歸於此
易於泛溢聞今年雨水連綿水勢甚猛陸地之水為江

水所拒不能減退以致低窪之地禾苗淹没又聞往年黄灘等處堤岸兩次衝决江陵潛江等州縣田苗被淹甚為民害長江兩岸州縣雖每年各自興修然地方遼遠少有疎忽則民生重受其累爾等可公同商酌委員踏勘應否作何修築防護之處爾等悉心妥議具奏

二十一日

御書忠敬誠直勤慎廉明八大字匾額

賜怡親王

諭大學士九卿翰林科道朕自即位以來怡親王事朕克殫忠誠至純至恪事事為朕實心辦理而朕委任之處甚多約略舉之職掌之大而且繁者有九議政關係機密户部掌領度支三庫總理出納興修畿輔水利以厚民生管領漢侍衛以育人材至於諸王子之事務舊邸之事務以及督領圓明園八旗守衛禁兵養心殿監理製造鉅細事件皆一人經畫料理而怡親王公爾忘私視國事有如家事處處妥帖能代朕勞不煩朕心盖其

忠君親上之念肫懇篤摯是其忠也小心兢業無纖毫之怠忽是其敬也精白一心無欺無偽是其誠也直言無隱表裏如一是其直也黽勉奉公夙夜匪懈即如目今王雖身抱疴疾而案牘紛紜披閱不倦朕聞之實至於不忍是其勤也一舉未嘗放逸一語未嘗宣漏是其慎也清潔之操一塵不染是其廉也見理透徹涖事精詳利弊周知賢愚立辨是其明也是以朕特書忠敬誠直勤慎廉明八字賜之唯朕深知王之德洞悉王之心

覺此八字實不能盡其美善亦無一毫過量之詞若有一字不確不切是朕之頒賜非嘉奬之詞乃譏諷之語矣朕不為也且朕賜此八字乃就怡親王事朕之大端而言至於王之當年侍奉

皇考極盡誠孝深蒙

皇考之慈愛而其居心之方正秉性之和平待人之寬厚遇下之仁惠種種善行筆不勝書幸朕兄弟中有此賢王朕得以盡其友愛若皆如阿其那塞思黑允禩允禵之

逆天犯上詭詐百出廹朕以不得全其友愛欲遂伊等
怨忿之私則朕之苦心將何以昭示天下臣庶乎爾等
觀朕所書八字若於怡親王有一字未當可即於朕前
陳奏朕觀爾等在朝諸臣於忠勤慎明四字尚多有之
若敬誠直廉四字朕則未能輕許向後咸當奮勉砥礪
以副朕望

又

諭大學士等朕書忠敬誠直勤慎廉明八字賜怡親王此

八字實實是怡親王公忠奉國居心行事之善跡並無纖毫不及之處昨朕已面諭在廷諸臣等若此八字有一字不確不切則是朕之須賜非嘉奬之詞乃譏諷之語矣但怡親王之美善甚多此所書八字實未能盡耳爾等可傳諭怡親王此乃王實有之善勿作朕教訓之詞觀亦勿作朕嘉奬之詞觀且王從來秉性堅定朕所深知自此以往不稍改移者朕可深信力保也

又奉

上諭從前江西巡撫裴𠑊度以該省州縣虧空係民欠居多請交與接任官徵追等語具奏朕諭其賞奏人云此奏未批李紱亦類此奏曾面奏請過朕已有旨面諭李紱爾回去路由保定著李紱寫去便知朕意續經裴𠑊度以李紱記録諭旨覆奏朕以其所記未全批令俟伊來京時再加諭旨轉傳與接任巡撫汪漋遵奉今風聞得德安縣知縣蕭彬虧空并互揭知府李敬熙鹽驛道孫蘭苾詐贓一案司道揭報後裴𠑊度遲延兩月始行

題叅又武寧縣知縣廖科齡已叅虧空之後知府張景偉查伊任内已徵未解地丁等項銀六千餘兩揑稱以有民欠可抵申報裴𢖍度不行確查將虧空徇庇官員續叅反令知府代完銀四千兩餘銀勒令新任知縣方聲亮出結認徵夫以已徵在庫知縣虧空之項重複徵之於民若百姓依限完納則有一糧再輸之累或接任催徵不前勢必挪新補舊冀免處分現收錢糧又致虧空將來彼此挪移及離任盤查之日皆以民欠藉口國

帑虛懸州縣牽累似此者直省不計其數裴𠌯度身任封疆理應將此等相沿積弊釐剔清除乃爲虧空之員蒙蔽巧隱令知府徇私料理以沽寛厚之名殊乖大臣公忠之道此事須派欽差前往將此二案徹底審究前有旨令裴𠌯度俟新任廵撫汪漋到任後起身來京今著仍留彼處俟此二案審明並江西闔省似此類民欠案件著裴𠌯度一一據實清楚如裴𠌯度將各案前後實情悉行詳察陳奏無少隱藏朕加恩寛宥倘遂非文

過巧為遮飾必將伊從重治罪其布政使丁士一署布政使之按察使積善皆朕格外擢用之員不思秉公將州縣虧空捏稱民欠之事留心察訪但委靡隨人甚屬負朕著丁士一積善同差往侍郎邁柱竭力據實清察審理若少瞻顧朕必重處李敬熙乃隱匿其子躲避差役經都統盧詢叅奏調回治罪朕開恩復用之員不思改過遷善報朕深恩而為此種種欺隱不法甚屬可惡李敬熙已解任對質今著草職嚴審定擬據武寧縣一

案裴縡度顯有抑勒交盤之弊似此者直省督撫多有之事前候補知府王景望條陳内稱請令抑勒交盤者毋庸揭報上司直揭部科部科轉咨督撫審結報部如後任枉揭者嚴加治罪等語此處著九卿會議具奏王景望原摺併發

又宗人府議奏平郡王訥爾蘇在西寧軍前貪婪受賄應永停俸禄奉

上諭訥爾蘇行止卑污在軍前貪劣素著及署大將軍印

務更肆婪贓索詐地方官銀兩回京時僱騾數百頭分途入城朕向即聞之因訥爾蘇與允禵不和朕意謂與允禵相善之人故為播揚欲傾陷訥爾蘇所以未即深究治罪且加恩令辦理上駟院事務乃伊並不追悔前愆仍犯法妄行情屬可惡若仍在王列則與諸王有玷著將訥爾蘇多羅郡王革退在家圈禁王爵令伊子福彭承襲福彭家務訥爾蘇不得與聞若有絲毫與聞之處將伊子福彭王爵一併革退

又吏部奏直隸總督李紱等稱貝勒允禑為十五王
照例議處奉
上諭向見無知小人將宗室及貝勒貝子公等俱稱為王
任意僭妄於國體甚有關係曾降旨嚴禁令李紱堅稱
此案所稱十五王爺之處出自本人口供不便刪改據
李紱之言則是李紱全無錯誤之處而吏部將李紱等
議以罰俸看語含糊又稱嗣後通行各處明為李紱解
釋甚屬不合著嚴飭行至於稱呼僭妄朕特降旨禁飭

原為微末無知之小人而言凡大臣官員豈尚有不知而待曉諭之理今李紱以為本人口供字様不便更改執此固爭然則口供固不便改而諭旨轉可以不遵乎著李紱明白回奏至於彼此衙門咨文往來凡王公字様自應擡寫禮部稱咨文中不應擡寫之處亦屬過刻著照舊例行

二十二日奉

上諭據吏部議將候補候選州縣人員遴選命往遇臨武

等二十五州縣缺出委署試看量才題補等語凡此命往人員俱係在部即應選用之人又經朕揀選命往若照吏部所議必候臨武等二十五州縣缺出方行委署題補則伊等得官無期轉多守候之苦矣既經揀選人員命往自應將湖南本省所出州縣各缺暫停部選令該撫將命往人員與現任各員細加比較酌量人地相宜或行調補則要缺不致久懸而命往人員亦不致多年守候方於情理允協部議甚屬不合著嚴飭行此事

再議具奏

又奉

上諭前據刑部奏報在監盜犯二人乘夜越獄似此疎忽乃康熙六十一年之中京城未有之事朕聞之心甚抱愧令據步軍統領阿齊圖奏稱越獄二犯已於通州地方拏獲有此功績可減朕抱愧之半甚屬可嘉著將步軍統領及獲賊之官弁俱交部從優議叙具奏伏思我

聖祖仁皇帝臨御六十餘年精神廣運法紀嚴明即如當日

德麟之父假報德麟病故藏匿山東旋經
聖祖仁皇帝訪聞拏回正法乃前年以虧空錢糧之御史董
起弼交本旗拘管而佛格為都統縱令潛逃以撓國政
今歷三年之久未見緝獲據此則朕之辦事不及
皇考遠矣刑部之監犯公然越獄重罪之御史潛匿無踪跡
縱若此朕心實為抱愧不肯卸責於諸臣但不知各該
管衙門及各省地方官員有捕逃查奸之責者自問當
何如也

二十五日奉
上諭徐元夢人本平常居心不端性復卑鄙昔在
聖祖仁皇帝時屢獲重罪皆蒙寬宥復用從無一事實心報
効朕即位以來因伊繙譯清文熟練故令協理大學士
事務徐元夢自應殫心竭力以盡職任乃本章内繙譯
錯誤之處不可枚舉今又將石文焯本内革任字様俱
譯為革職有意舛錯總不改悔内閣事務原不仗徐元
夢辦理朕令其在内閣行走者專為繙譯清文耳似此

踈忽不敬甚屬可惡著交部嚴察議奏

二十八日奉

上諭朕昨覽湖廣府縣內安陸府屬有一縣名即係

景陵二字見之心甚不安該省督撫不具奏請改於心獨安

乎著嚴飭行此縣名著內閣擬改請旨

又奉

上諭朕宵旰勤勞勵精圖治凡加恩用罰皆欲其至公至

平無一毫偏輕偏重之處故訓誡臣下至再至三望其

仰體朕心共襄治理乃一二懷私挾詐之輩肆其故習不改初心深可痛恨目前現有三事特為爾等言之原任侍郎常泰虧欠錢糧今家産盡絶照例將伊子給與本旗公阿布蘭入辛者庫昨阿布蘭具摺謝恩奏稱此係貪贓壞法之人嗣後當時時痛加懲治等語朕聞之甚為駭異此等虧空之員按國法應入辛者庫者本旗王公等從未有謝恩之例况既入辛者庫則其罪止此矣焉有分外吹求懲治之理是必阿布蘭平日有私怨

於常泰至今懷恨借此以圖報復或因素日需索常泰
財物過多欲殺其子以滅口且特行具摺啟奏者意欲
借曾經啟奏之名肆其殘虐而歸怨於朕朕豈肯為其
所欺故特降旨令宗人府詢問而常泰之子果將阿布
蘭從前屢次勒索多金之處一一供出收受確據情弊
顯然朕之所料纖毫不爽又如拉錫前往查看張家口
馬羣昨回京覆奏有應行賠補者有應行寬免者向來
應賠應免者俱有舊例而拉錫於應免者則引舊例具

奏於應賠者則不引舊例似此用意巧奏誠不知其何心又如數日前夜間更鼓錯誤朕偶聽聞次日令鑾儀衛堂官查問不過欲其知儆並無深求之意乃鑾儀衛吳達禮阿爾遜不將實在值更錯悞之官員察出奏聞乃令籤掣一人廹令認罪在朕前叅奏比時朕即聞知特將此人加重處分革其官職令當苦差以試看本人之陳辯與否而此人庸懦無能甘受重處不自剖白朕隨特降諭旨寛宥之似此管轄屬員之大臣奉旨問事

並不究問實情乃籖掣一人以坐其罪荒唐至於如此
若非朕訪問確實為之寬釋則天下無知之人將謂朕
之用罰若此草率豈不妄生議論乎祇因阿布蘭原係
蘇努之黨拉錫舊與允禵阿靈阿等往來親密吳達禮
則為隆科多門下走狗阿爾遜向在軍前曾隨允禵數
年此數人者見其黨與被懲心懷怏望是以為朕辦事
故意顛倒是非欲使天下加朕以苛刻之名耳又如魏
廷珍前任湖南巡撫時朕令其揚清激濁察吏安民以

盡封疆之職伊奏稱屬下官員已叅大半若再叅劾必至無人辦事容陸續叅奏等語據此陳奏之語竟是朕喜於督撫叅劾官員矣有是理乎魏廷珍向日是阿其那家西席故其言如此大約平日比附黨援之人其出言行事必至敗露不能掩飾總之朕之諸弟中如阿其那塞思黑允禵者權謀術數足以要結人心煽惑衆聽故惡習漸染甚深至今尚未悛改數十年來朕親知灼見是以即位以後費盡苦心欲為整頓變化為世道人

心久遠之計非苛刻以為能察察以為明也宵小之徒不能行其伎倆遂造作流言謂朕好尚嚴厲朕日理萬幾於刑名法律慎之又慎常存罪疑惟輕功疑惟重之意即如各省革職降調之官員例無可寬者朕尚俱調來引見惟恐人材或有屈抑此豈得謂朕之過嚴乎凡為政之道用寬用嚴必須當其理必須得其平若不當其理不得其平則寬為廢法嚴為濫刑朕惟以大公之心處之從不以己意稍有輕重於其間故謂朕過嚴朕

所不受謂朕過寬朕亦不受也若加朕以苛刻嚴厲之名冀朕聞知遂曲為寛縱任若輩之作奸犯科此豈帝王治天下之道乎如目前阿布蘭之假公濟私吳達禮之掣籤定罪若朕不洞燭其奸則負屈者何時得伸乎今營私作弊之人一至朕前即時敗露嗣後尚謂朕之耳目可欺而不痛改惡習乎朕日御勤政殿辦事自朝至夕不肯一刻暇逸無非興利除弊移風易俗之苦心而無知之人但聞宵小流言何能悉知朕意故因目前

三事不憚煩瑣宣諭知之

又直隸總督李紱奏昌黎縣知縣李士著乞休奉

上諭昌黎縣知縣李士著現因私借倉穀解任清還借項

令以老病乞休顯有虧空穀石情弊著將李士著留住

昌黎交與新令俟伊將借動之穀清還申請該督報部

後准其回籍直隸解任之四十二州縣知州知縣等官

俱照此例留住原地方清楚倉穀

二十九日禮部奏壽民蕭俊德應照例建坊奉

上諭蕭俊德年届一百一十八歲實為希有之事著於定例賜坊銀三十兩外加增兩倍共賞銀九十兩以示特恩嗣後年至一百一十歲者加一倍賞賜至一百二十歲者加兩倍賞賜更有多得壽算者按其壽算加增著為定例

又刑部等衙門奏郭允進悖逆詛詈應凌遲處死奉

上諭郭允進之罪本應凌遲處死但伊揑造悖逆之詞詛詈朕躬尚無叛逆實跡若照部議凌遲將謂朕因怒而

加以極刑矣郭允進著改為立斬梟示

又刑部尚書塞爾圖等以盜犯越獄摺奏請罪奉

上諭據刑部尚書侍郎等因盜犯越獄具摺認罪請嚴加議處年來刑部辦理事務尚屬盡心或宵小輩懷私挾怨故意播弄生此一事亦未可定或刑部大臣等暗中有負朕委任之處不覺疏忽致有一事以示儆戒亦未可定書曰罪疑惟輕著將刑部堂官議處之處寬免時時思朕此旨自反於心朝夕黽勉秉公盡職可也

又直隸總督李紱題報奉

旨來京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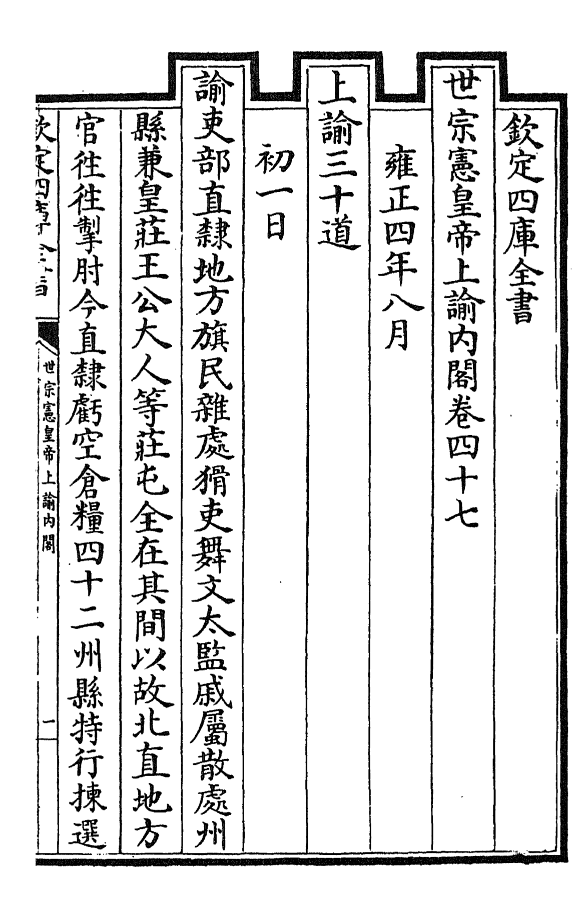
見之睢寧縣知縣年懿中途病故奉

上諭朕聞知縣年懿居官聲名好故降旨調來引見令伊在途病故甚屬可憫著直隸總督李紱料理令其旅櫬早歸並行文江蘇廵撫張楷將伊家口照看資送回籍

又浙閩總督高其倬奏請糴運鄰省米石以濟民食奉

上諭朕因福建米價騰貴已降旨令江西巡撫運米十五萬石前往閩省以濟民食又現在令九卿酌議閩省廣積穀石備用之法今覽髙其倬所奏備悉周詳李衛又能實心辦事不分彼此均甚屬可嘉著俱照髙其倬所請行並星速行文江南山東二省巡撫即遣能員協同辦理如髙其倬差員未到該撫可借支錢糧預為買備務令速發以濟閩省之用

世宗憲皇帝上諭內閣卷四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四十七

雍正四年八月

上諭三十道

初一日

諭吏部直隸地方旗民雜處猾吏舞文太監戚屬散處州縣兼皇莊王公大人等莊屯全在其間以故北直地方官往往掣肘今直隸虧空倉糧四十二州縣特行揀選

人員命往令其清理倉庫整飭地方但直隸書辦積弊凡新官到任一切文卷悉行藏匿州縣官因限期嚴迫急而求之方始取出由是州縣墮其術中以後事件皆任其把持為害甚大州縣官能鈎致其隱而重置之法者不可多得錮弊相仍朕知之甚悉已諭令總督李紱嚴查但流弊既久命往各官徹底清查必需時日一切案件勢難依限完結恐有遲延之虞著吏部戶部將直隸各州縣現在欽部案件一年之内暫行寬限庶各員

得以從容釐剔積弊可除再直隸州縣太監之父兄弟姪在地方不無生事本人亦未必盡知可令該州縣大事照例詳報總督具題小事徑報內務府內務府傳該太監曉諭令其自行約束如仍不悛改內務府即酌量懲治內府大糧莊頭并諸王大臣莊頭如有生事梗法之處大者仍申報總督具題細微事件屬內務府者申報內務府懲治其餘莊頭人等申報都察院轉行各該管官員懲治不必奏聞再直隸畿輔重地理宜嚴肅乃

近來盜案較他省居多定例內強盜不分首從皆斬立
法甚嚴當年
聖祖仁皇帝法外施仁凡有盜案令大學士會同三法司核
擬止將為首起意并傷人之犯擬斬餘俱減等發落乃
不法之徒不思感激愈肆玩法甚屬可惡內閣刑部查
自雍正五年正月初一日為始直隸盜案事發仍照舊
例不分首從皆斬直隸盜賊不盡係直隸之人多由各
省匪類聚集上盜著行文各省督撫出示遍行曉諭使

皆知所畏懼毋致自投法網如此於弭盜似有裨益此次命往人員果能清理錢糧擒拏盜賊不畏强禦設或被人挾仇誣陷寃遭參處者許赴都察院控告都察院即代為奏聞如果屈抑朕必為伊等主張斷不令伊等無辜受累也

初二日內閣等衙門奏請將郭允進仍照律凌遲處死奉

上諭郭允進之罪本應凌遲處死諸大臣等所奏甚是今

朕寛其極刑改為立斬梟示乃係法外施仁將來垂訓子孫為因怒而濫用刑者之戒著遵旨行

初四日奉

上諭數十年來各省錢糧虧空甚多朕深悉其弊端曾降諭旨寛限三年令各省督撫催追完項至今未見有督撫奏報料理就緒者惟原任直隸總督李維鈞曾於去年奏稱各屬州縣地丁銀兩俱已彌補惟倉穀尚畧有缺欠冬春之間即可完全補足及去秋畿輔之地水澇

歉收須用穀石賑濟而倉穀存者甚少今夏遣官訪查各屬虧欠一一敗露觀倉穀若此則庫項之虧缺可知矣李維鈞之罪誠無所逃據此則他省之錢糧不能清楚顯然可見該督撫等不忍欺朕故含糊遲延不行奏報耳又如各省虧空動稱無著之項夫錢糧未經徵收則欠在民已經徵收而有虧空則欠在官州縣力不能完則上司有分賠之例本人雖已病故而子孫有應追之條何得藉口無著以虛國帑此皆督撫等瞻徇情面

不肯大破積習蓋自存不肖之心以己身現為督撫恐將來亦被牽累故目前預留地步也從前彌補虧空皆指俸工銀兩及朕有旨不許捐輸俸工今則皆稱以耗羨抵補夫耗羨亦出於民乃不問當日督撫等所以致此虧空之由而動稱耗羨彌補以百姓之脂膏飽有司之谿壑豈朕憫惜元元之至意乎今特沛寬恩凡各省虧空未經補完者再限三年寬至雍正七年務須一一清楚如屆期再不全完定將該督撫從重治罪如有實

在不能依限之處著該督撫奏聞請旨又如前年原任浙閩總督滿保曾具摺奏稱梁鼐任内虧空銀六萬兩係

聖祖仁皇帝南巡時所用臣不便露此事情以此挾制朕躬希冀容結此案彼時朕即批示云當年

皇考南巡屢降諭旨絲毫不取給於地方凡行在所需悉由内府預備食用等物俱發官價採買賞賚銀兩皆從司庫支給嚴禁地方有司不許與扈從人員交結往來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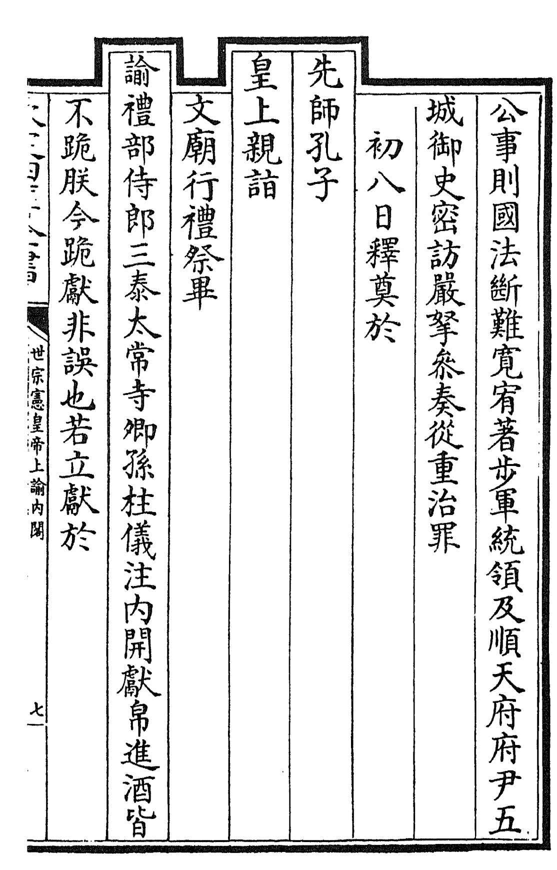
相餽送違者以軍法從事立法甚為嚴切自應凛遵即
或修理一二處行宮亦皆本地方情願預備而所費亦
屬有限何至虧空多金歷二十年之久不能清結我
皇考及朕所行之事無不可告天下臣民其當年南巡時如
何費用之處爾可一一據實直陳不必隱諱而滿保理
屈詞窮不能回奏蓋此等銀兩皆當日地方官結交匪
類餽送知交暮夜鑽營恣意花費及至虧空敗露則動
稱因南巡時用去伊等違背

皇考聖旨擅動公帑以結私交目無國法其罪已不容誅而
又敢藉口南巡將虧空之故推卸於
君上以寬已罪此尚得謂有人心者乎又如山西河南兩省
昔年虧空甚多俱稱應辦軍需所致凡軍需所用皆有
正項錢糧何至累及地方有司以致虧空若此此皆平
日地方官不能大法小廉下吏侵漁無厭上司需索有
加以致國帑久虧反借支應公事之名以掩其侵盜之
實深可痛恨嗣後直省督撫等當祗遵朕訓仰體朕心

共矢公忠蕩除舊習以副朕委任封疆之重勉之慎之

初六日奉

上諭數年以來蔣廷錫協同怡親王辦理戶部事務秉公執正釐剔諸弊甚屬盡心而胥吏宵小徇私作弊之人未必無嫉妒懷怨者今蔣廷錫入闈典試或乘此造作浮言妄加謗議亦未可定科場關係大典若闈中閱卷果有不公許應試舉子親身赴都察院衙門控告都察院奏聞若有不軌之徒假揑汚衊之詞以洩私憤而撓



公事則國法斷難寬宥著步軍統領及順天府府尹五
城御史密訪嚴拏參奏從重治罪
初八日釋奠於
先師孔子
皇上親詣
文廟行禮祭畢
諭禮部侍郎三泰太常寺卿孫柱儀注内開獻帛進酒皆
不跪朕今跪獻非誤也若立獻於

先師之前朕心有所不安將此諭衆知之爾衙門可記檔案以後照此遵行

初九日奉

上諭從來直隸江南兩省盜案多於別省雍正二年三年間李維鈞為直隸總督節制提鎮遵朕諭旨嚴拏盜賊故直隸盜案因而甚少自去冬以至今春盜案復多若云因去秋水潦歉收所致何以彼時正當被災乏食之際不聞盜賊肆行偷竊至今春夏二麥豐收小民反為

此犯法之事是必有為首積盜糾合匪類巧於漏網各州縣被竊之處雖多而奸猾之盜首不過數人窩藏之巢穴亦不過數處而已畿輔之地為四方觀瞻豈可聽宵小之潛藏任有司之踈忽昨朕特降諭旨從雍正五年為始凡直隸盜案仍照舊例不分首從皆斬不准寬貸蓋除盜安民乃國家政事之要應加懲創李紱職司表率安可漠不經心可速飭屬員嚴加緝捕務令得其根柢以清盜源若仍前踈忽定將李紱治以重罪並諭

直隷提鎮等官各飭屬員稽查防汎以靖地方毋得疎縱自干罪戾在京步軍統領衙門及廵捕營弁五城御史及司坊官員各宜盡心訪緝以副詰奸弭盜之職

又

諭内務府爾等所查内府佐領渾托和下人等過繼義子尚未清晰此事甚屬紊亂並非應繼之人惟希圖錢糧為此欺詐之事如果無應繼之人佐領及渾托和人頗多何至宗族姻戚中悉無可以過繼者而必以陌路之

人為義子耶朕非禁止伊等過繼只因漢人中無賴之
徒混雜其間冒食錢糧者甚衆內府舊人之子孫轉不
能得錢糧養贍朕欲加恩內府人等之故著勒令此輩
悉歸民籍可即曉諭伊等各將實情自首寬其治罪令
歸民籍倘此時仍隱諱不首日後查出著發邊衛充軍
初十日吏部議奏協理大學士事徐元夢繙譯本章
錯悞革職治罪奉
上諭徐元夢性愚而詐外貌似和平而居心陰險不端昔

在

皇考時總不實心効力時懷怨望朕所悉知甚屬負

恩奉

旨令其在内廷侍朕兄弟讀書多年伊但泛常塞責朕及諸兄弟從無受益之處朕始謂其居官謹慎尚有操守今外任虧空官員令各檢舉者無不有餽送徐元夢之禮是操守亦不足道矣真外君子而内奸詐之小人也朕前加以户部尚書之銜不令其辦理部務者原欲其專

心料理內閣繙譯之事伊亦並未經管戶部事務今在內閣諸事不敬部議革職交送刑部朕念其內廷行走多年尚能繙譯從寬免交刑部著革職在內閣學士之列辦理票簽本章一切繙譯事務効力行走倘再不盡心出力定重治其罪

十四日奉

上諭從前馬喀署陝西按察司事年羹堯曾經參劾及調取回京仍為吏部郎中隆科多又在朕前參奏朕見其

人尚明白才具可用且被年羹堯隆科多前後糾參想其平日自是不肯阿附諂媚之人是以特用為西安布政使兼管河東巡鹽御史事乃馬喀深負朕恩徇私作弊其列款密參者則係按察使許容朕未曾向一人宣露也而陝西一二進京引見官員朕曾詢問伊等亦稱聞有此事朕意許容既兼管鹽道事務知之必然詳確既在朕前密奏斷無不秉公據實之理故令許容協同欽差侍郎吳士玉等審訊此案豈料許容懷挾私心欲

實其從前叅奏之言做成口供將咸陽商人高俊加之以三木酷刑逼令承認與馬喀通同作弊夫鹽商乃貿易微末之人希圖小利亦屬常情馬喀身任巡鹽之職敢於營私欺罔只應治馬喀之罪豈有不分官民不辨輕重而將衆人一概加以嚴刑煅煉之理從前許容叅奏朕並未宣露於人令許容挾私妄行如此朕不得不諭衆知之且許容欲實其言以護其短其所審斷必多有誣枉顛倒之處何以服人心而成信案著將許容解

任並將許容從前所奏及目今所審一切情由俱交岳鍾琪同吳士玉圖理琛一一詳加覆審與許容質對務將各人所犯情罪輕重徹底明晰得其至公至平不可稍存意見有所偏向吳士玉係特差審事之大臣乃一切不能主持但聽許容指使甚屬無能著嚴飭行戶部郎中塞欽著補授西安按察司兼管河東巡鹽御史事塞欽未到任之先其巡鹽事務著岳鍾琪暫行管理

又宗人府議奏允禵侵蝕兵餉銀兩應行正法其應

追銀兩著落噶什圖等名下賠補奉

上諭允禵之應斬數大罪朕俱暫行寛免未正典刑豈有因此案侵蝕銀兩復將伊正法之理至噶什圖等應行著落賠補銀兩甚多伊等正項應賠者尚未清完允禵侵蝕銀兩又豈可著落伊等賠補且允禵侵蝕銀兩給與阿其那等二十餘萬之處劣跡昭然其允禵之應賠銀兩著落噶什圖折爾金等亦屬無涉此特巧為允禵徇庇也所議甚屬錯謬將本擲還著另議具奏

十五日吏部議覆御史顧琮條奏裁革缺主奉

上諭此本内所議缺主並項缺之人治以重罪等語其應擬何罪之處並未聲明將本發回著另議具奏嗣後除

諭旨内用治以重罪字樣外凡各衙門議覆本内有議罪之處或即擬定應得重罪或比照何例治以重罪亦須聲明不得含糊但稱從重治罪

又河南巡撫田文鏡奏報瑞穀奉

上諭據田文鏡奏進豫省所産嘉穀有多至十三穗者此

實罕見之事朕前降旨言田文鏡楊文乾李衛皆實心辦理地方事務今聞廣東浙江二省今歲皆獲豐收而廣東之熟為數年所未有豫省民田又產瑞穀此即該省巡撫誠意感通之徵驗也大凡為督撫者果能殫心竭力為國為民必能感召

天和化災祲而成豐稔前歲畿輔偶旱李維鈞奏稱欲用法術祈禱彼時朕即降旨止之蓋無實心實政感格

上天而仗法術以為祈求實同兒戲焉有感應之理又如畿

輔地方常有水患朕命怡親王經理怡親王親身相度悉心籌畫為國為民之念實為誠切故今歲六七月間大雨時行之際直隸地方雨澤調匀並不似前歲之久澇凡開濬修築之處皆得施工毫無阻礙而禾麥又復豐登民生樂業豈非至誠感通之驗乎朕此諭旨非以地方之事卸責於督撫凡屬督撫皆朕簡用之人若督撫盡心於地方則是朕用得其人伊之功即朕之功若督撫不盡心於地方則是朕用非其人伊之過即朕之

過督撫受朕深恩尊之榮之委以封疆重寄乃悠悠忽忽不加意於吏治民生而轉令朕代為受過清夜捫心亦忍為之乎督撫若有此等不但伊身難逃國典即冥冥之中子孫亦必受譴罰勉之慎之

二十一日奉

上諭江西廣信府同知楊滙因解餉進京引見朕面問伊任内酷刑連斃二命被叅情由楊滙奏稱因枷號竊賊逃走故將看守之人杖責二十五板越三日殞命後逸

賊被縣役拏獲懼罪投河身死據楊漋所奏似與酷刑

杖斃常人者有別范時繹叅劾或因伊係原任總督楊

琳之子欲以此示公亦未可定凡為督撫大臣不可存

此等意見可將此行文范時繹虛公體察務得其平著

汪漋將此情由秉公持平確審具奏

又奉

上諭查克旦所叅甘州出征之護軍等染於惡習飲酒妄

行皆由允禵在軍前時酣飲不理政事全不約束以致

如此再跟隨允禵出征王等護衛之內多有行止妄亂無恥之人如朕藩邸門上護衛內亦有在軍前妄行者回京之日已經革退其出征各王之護衛等著宗人府王等領侍衛內大臣查克旦及西寧出征之五十八勒新等會同將此等妄亂之人嚴查叅奏如此則嗣後行走之人亦知儆惕

二十二日奉

上諭各處監督俱由該部院堂官於伊等司官內保舉賢

員補授派出之後著原保題之堂官時加訓戒訪察若有劣蹟許其即行叅奏如據實叅奏即將原保題之堂官免其治罪倘劣蹟既彰而原保題之堂官不行叅劾由別處發覺則將原保題之人一併治罪如此則部院堂官保題監督必慎加揀選而派出之監督亦知所畏懼不敢妄行矣將此曉諭各部院堂官

又奉

上諭福建提督吳陞前以老病具本乞休情詞懇切朕不

忍准其所請令高其倬到任後看其年力如何再行具
奏今高其倬奏稱吳陞年老有病精力衰邁是實吳陞
准其原品致仕仍給與提督俸祿以終其身示朕眷念
舊臣之至意
二十三日奉
上諭直隸各省道員知府責任甚屬緊要著行文各省督
撫將向來未經引見之員每省遣一道一府來京引見
俟引見之人回至本省再將下班之人遣來若有居官

聲名素好在緊要地方一時難得署理之人者許各該督撫聲明情由具奏停其遣來

二十四日吏部等衙門議駁浙江巡撫李衛奏請丞簿等官分查賭博盜案奉

上諭此事部議乃是守經李衛所請乃是行權李衛實心辦理地方事務自因本地情形故行條奏且浙江素多私鹽理應嚴加緝捕著照李衛所請於浙江一省試行一二年再看

二十五日直隷總督李紱將稱貝勒允禑為十五王情節回奏奉

上諭李紱性好强辨殊失大臣之體此回奏本内既稱愚昧之咎無辭可解請勅部嚴加議處又稱中有隱情不得不備陳於君父之前據此則認罪之處非違心之言即陳奏之詞實無禮之辨矣又稱向來王公冊封從不行知各省等語大凡冊封王公皆係具本奉旨之事督撫大臣安得推為不知若督撫等果屬不知則朕從前

降旨禁止稱呼僭越之時何以督撫大臣無一人陳奏況李紱由多年京官歷任侍郎簡用外任豈有於王公爵位名號漫無知識之理著嚴飭行令李紱再行明白回奏

二十六日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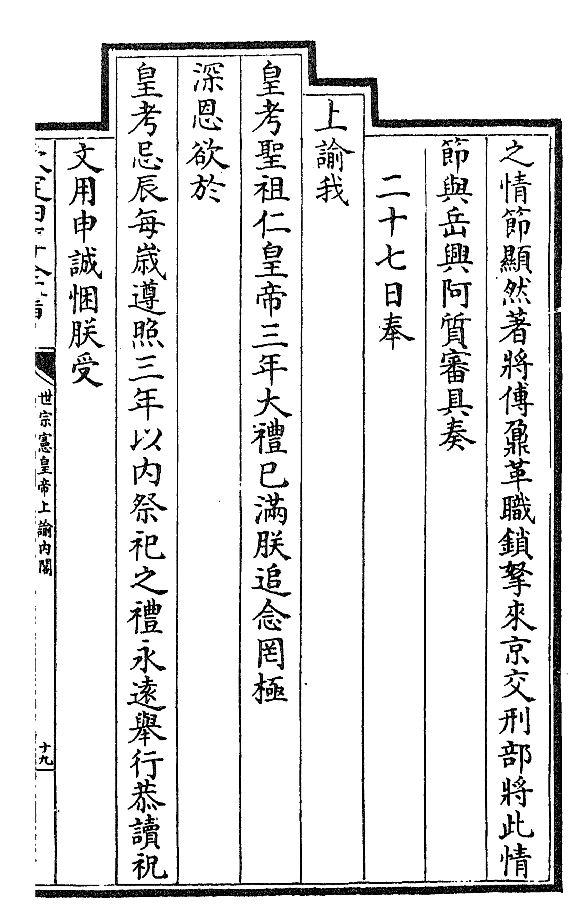
上諭從前朕因傅鼐素性巧詐不守本分曾降旨令隆科多不時稽查且伊二人居址相近便於察訪若不安靜即行奏聞乃隆科多與傅鼐私結匪黨將三年內傅鼐

所行劣蹟盡為隱瞞且在朕前奏稱傅鼐甚是安靜今傅鼐諸事敗露即如騙詐江國英銀一萬餘兩人所共知傅鼐亦自認不諱隆科多庇護私人在朕前欺罔陳奏其意不過謂朕將來必重用傅鼐故收羅固結以為私黨不顧誑奏之罪著行文隆科多將當日徇私悖旨妄行陳奏之處明白回奏

又奉

上諭從前傅鼐曾在朕前口奏岳興阿甚是怨恨伊父隆

科多云我家荷受國恩如此深重理應將生平所行之事所得之財盡情據實奏聞庶可稍贖前愆若少有隱瞞掩飾其罪更不可逭等語乃隆科多婪贓罪案審實應追之銀該旗承追日久其家人故意延挨而各處藏匿寄頓之銀兩無數今據伊姪婦王氏出首確鑿有據岳興阿並不將伊父藏匿寄頓之贓私據實交出與從前傅鼐所奏岳興阿向伊所言絶不相符傅鼐原與隆科多交結甚密乃故意誑奏其為隆科多保全岳興阿



之情節顯然著將傅鼐革職鎖拏來京交刑部將此情節與岳興阿質審具奏

二十七日奉

上諭我

皇考聖祖仁皇帝三年大禮已滿朕追念罔極

深恩欲於

皇考忌辰每歲遵照三年以內祭祀之禮永遠舉行恭讀祝文用申誠悃朕受

皇考教育慈恩至深至厚終身永慕無有窮期豈三年禮制之所能限況天下億萬臣民感戴

皇考深仁厚澤六十餘年自古帝王罕能比並一切禮儀亦非定制所得拘也朕舉行此禮乃自展其思慕誠切之衷至與舊制相合與否朕皆不遑計及此禮亦惟朕躬特行之於我

皇考後世子孫不得奉為成例其應行禮儀著該部定議具奏

又奉

上諭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朕即位以來念切民依舉行耕耤之禮殫竭精誠為民祈穀於

上帝乃雍正二年三年耤田特產嘉禾有至一莖九穗者朕心亦以為偶然之事今據府尹劉於義進呈今歲耤田所產自一莖雙穗三穗以至八穗九穗皆碩大堅好異於常穀朕見之心甚慰悅特令宣示廷臣朕並非以此為祥瑞誇耀於衆也蓋實有見於天人感召之理捷於

影響無纖毫之或爽朕以至誠肫懇之心每歲躬耕耤田以重農事即蒙

上帝降鑒疊產嘉穀以昭休應似此八穗九穗之穀豈人力之所能強為亦豈人君所能強之使有乎天人感應之理朕見之最真最切但恐此心不誠耳誠則未有不動者即如從前青海蠢動朕為邊陲憂慮虔禱於宮中不數旬而捷音即至疆圉寧謐又如前歲夏間近畿雨澤稍愆朕在宮中默禱減膳修省虔誠叩懇不數日而甘

霖大沛禾稼有秋此皆近年以來朕親行親驗之事至於去年夏秋之間時常陰雨朕在宫中但覺雨水稍多不知其大為民患而李維鈞並不將畿輔被潦實情具奏是以朕竟不聞知未曾早為虔禱殫竭誠心以挽

天意而紓民困及蔡珽署直隸總督事務詳悉奏聞朕宵旰憂勤幾廢寢食於是截漕發倉多方賑濟京城設廠各邑興工俾窮民皆得餬口是以地方雖被水災而小民不致流離失所朕撫綏憫恤之念實為迫切今歲二麥

豐收禾黍暢茂此皆

上天俯鑒朕衷故加惠黎元而錫以盈寧之慶也蓋天生民而立之君鑒觀在上人君一念敬謹政事無闕天必嘉之佑之一念放逸政事有乖天必儆之戒之此一定之理也况人君撫馭臣庶位處極尊所以賞罰之者獨有

上天耳是以朕每於水旱等事皆實心内省必係朕有過失

上天儆戒示譴也至於各省旱澇之事朕皆視同一體原無彼此之別惟是地方相隔路遠彼地偶有水旱有司未

必即行具報及至奏達朕前而緊急之時已過是以朕無從盡其誠心為之祈禱此其責則全在本省督撫矣督撫受朕委任之重為朕養育萬民必視百姓之疾苦如痛癢之在己身一遇水旱饑饉必思所以致此之由或因本省之政事吏治有闕即思速為改易之或因本地之人心風俗不端即思速為化導之兢兢業業修省祈禱竭盡誠心一如朕之朝乾夕惕斷無不可以挽回

天意者假若聞朕之政治稍有缺失亦即直言陳奏不必隱

諱如此則官與民聯為一體臣與君又聯為一體太和翔洽實意交孚天聽雖高誠呼吸可通矣朕每歲躬耕耤田並非崇尚虛文以為觀美實是敬
天勤民之至意禮曰天子為耤千畝諸侯百畝據此則耕耤之禮亦可通於臣下矣朕意欲令地方守土之官俱行耕耤之禮使知稼穡之艱難悉農夫之作苦量天時之晴雨察地力之肥磽如此則凡為官者皆時存重農課稼之心而凡為農者亦斷無苟安怠惰之習似與養民

務本之道大有裨益著九卿詳議具奏

又奉

上諭吏治惟在得人而各省有司員缺甚多非廣收博取不足備庶官之位故數年以來各省官員經朕揀選命往者亦多然當其揀選之時或見其奏對明白舉止從容或見其條陳事宜似屬可採遂入於揀選之中命往各省以試用之又有奉旨特用之員大約因督撫上司等薦舉保奏朕名來引見見其才具可用遂加遷擢以

鼓勵之此等人員朕不過取拔於臨時並未曾試驗於平日實不知其居心行事何如也伊等莅任後自應倍加敬謹勉為良吏方不負朕格外之恩若自恃為揀選特用之員傲上凌下恣意妄行而該管上司以為朕所揀選特用之員不加約束委曲寛容則大非朕澄清吏治整飭官方之意矣朕以大公之心撫馭萬方凡屬臣工只論其居官之賢否以為進退豈以部選揀選常用特用分別異視有所偏向凡為督撫者宜深知朕心切

勿以其為揀選特用之員有意優待而姑容之倘居官
不善即據實參奏不為隱蔽不涉瞻徇如此則人皆知
儆官皆得人而於吏治大有裨益矣
又奉
上諭朕欽恤刑獄每遇讞決無論罪之輕重必原情酌理
再三推求務使情罪允協又念罪人幽囚叢棘易致疾
斃屢諭問刑衙門修整監獄督責禁卒不時灑掃潔淨
遇有疾病必加意調治務令痊可此亦矜恤罪囚之一

端也乃近閱各省本章監斃人犯不少多由羈禁之處跼隘倒敝以致嚴寒酷暑侵骨刻肌潮濕穢惡之氣薰蒸傳染之故也况監獄不固防禦多疎罪人越獄脫逃亦所不免特飭各直省督撫通查所屬監獄逐一修葺並高築牆垣以資防範其地勢低窪者改造高阜之處狹隘者酌量刑獄煩簡展寛蓋造凡枷號暫羈之門闗倉所亦必繕治完固正印官仍不時稽查毋令獄官獄卒任意淩虐懈弛疎防如此則罪人不致瘐病而監禁

既固亦可免越逃之虞該督撫其各仰體朕好生至意
督令有司遵行毋忽

二十八日

諭諸王大臣今日李紱奏報塞思黑病故塞思黑素性奸
惡行止陰邪當日與阿其那允禵允禵結為死黨與其
妻父七十及蘇努阿靈阿等互相固結潛蓄邪謀助塞
思黑肆惡無所不為在
皇考時種種不孝之罪難以枚舉及

皇考升遐之日朕正在哀痛之際塞思黑突至朕前箕踞傲慢而坐意甚叵測

皇考大事之中凡祭奠行禮之處塞思黑從無涕泣垂淚悲戚之狀顯露怨望辭色朕知其素行兇殘若留在京必生事端是以發往西寧居住比時朕遣人看送見伊在途舉止泰然並無悔過之意與伊子副什渾及勒席恒等一路嬉笑如常毫無畏懼之色且與允禟等舊日邪黨仍不解散起身之日收受允禩馬匹私相往來及到

西寧之後寄與允禵書信有機會已失追悔無及之語視朝廷如同敵國造作字樣巧編格式密縫於騾夫衣襪之内暗傳信息又十數年前有一山西無賴生事之窮民流落在京塞思黒欲收為心腹令伊太監幫助銀十兩其人感激私恩及塞思黒居住西寧其人公然到伊寓所投遞書帖稱願輔有道之主不附無道之君欲糾合山陝兵民以救恩主等語乃塞思黒聞此大逆無道之言視為尋常不但不行出首且向其人云我兄弟

們無爭天下之理並囑咐勿令楚宗知之唯恐其人受
累似此狂悖妄亂包藏禍心日益加甚其罪難以悉數
又如伊在西寧時朕將伊所用太監撤回京師伊每人
賞與金條及西洋金表等物件皆貴重難得之物是伊
獲罪之後尚私買人心目無國法肆行無忌即此可見
諸王大臣等屢次奏請即行正法以彰國憲朕心尚在
遲回不忍即定因其不便再留西寧故令伊回京治罪
伊一路毫無改悔戒謹之意談笑如常因復令暫禁保

定以觀其行止前李紱奏稱伊患腹瀉之疾比即降旨
令李紱揀選名醫調治不料伊惡貫滿盈獲罪
天
祖已伏冥誅可見善惡之報捷如影響似此不忠不孝大奸
大惡之人雖未受國法亦不能逃天譴也李紱奏報前
來著李紱為伊料理棺衾殯殮之事俟其妻子家口從
西寧搬到保定之日再行奏聞請旨
又奉

上諭朕從前差胡什禮前往帶領塞思黑回京伊並未請
旨私與楚宗商議擅將塞思黑用三條鎖鎖拏比時奏
聞之際朕將楚宗等奏摺發與諸王大臣等公看並將
塞思黑應否鎖拏之處詢問諸王大臣據諸王大臣僉
稱塞思黑係獲重罪之人應當鎖拏等語及胡什禮到
京奏述李紱有俟塞思黑一到我便宜行事之語朕聞
知駭異斷以為不可特命胡什禮星馳前往諭之又於
李紱奏摺中硃批訓戒之李紱奏稱並無此語胡什禮

楚宗從前不待朕之諭旨私將塞思黑鎖拏後又故意將鎖寬鬆任其脫卸曾經李紱奏聞此時朕即欲將胡什禮楚宗拏問治其任意之罪又恐衆人不知或因此謂朕欲寬待塞思黑或因此謂朕欲加嚴於塞思黑又致妄存意見是以暫行停止未曾究問今塞思黑既伏冥誅則從前胡什禮楚宗等擅將塞思黑上鎖後又私自寬釋明係有意欺罔罪不可逭著將胡什禮鎖拏交與副都御史常泰帶往保定並將楚宗鎖拏一同明白

嚴審具奏即將二人留於保定候旨塞思黑殯殮之事

已有旨交與李紱著常泰看視回來啓奏

二十九日奉

上諭阿其那塞思黑罪大惡極天下共知諸王大臣等屢

請將伊等即行正法以彰國憲朕意遲回不忍即定今

塞思黑已伏冥誅昨聞奏報朕心惻然今欲將阿其那

從寛曲宥諸王大臣等以為何如著各秉忠誠陳奏并

詢問直省將軍督撫提鎮等亦令其各抒己見具奏

三十日奉

上諭朕將塞思黑之事交與楚宗楚宗始初所奏一二事件尚有實心黽勉効力之意朕料伊久在軍前年齒加長必改易前行是以甚信用之加以殊恩乃楚宗將一二事件致朕信任未久伊遂奏稱塞思黑邀買人心大有關係斷不宜處之極邊應拏送京城禁錮諸事完畢等語似此明係見民人令狐士義之投書流言因而具奏恐嚇朕躬楚宗係專守塞思黑之人將令狐士義之

投書流言並塞思黒與西洋人穆經遠從𢚩牖出入時常計議如許事件妄亂行為之處盡為隱匿不行奏聞及朕明降諭旨伊知塞思黒罪惡深重斷不能逃於法網乃欲自葢前愆將塞思黒從西大通解來保定時並未奉朕諭旨伊即擅自將塞思黒鎖拏以見毫不徇情之意且既已鎖拏自應實在加以鎖鈕又復虛應故事空有鎖拏之名其實可以脫卸是屬何心再塞思黒一切事件已有俱交與李紱爾不必管之明旨伊又行攙

越將塞思黑之親隨四人另行拘禁他處據此楚宗之
行為甚是悖謬不堪情殊可惡著交與常泰嚴行審明
具奏

又奉

上諭巴海戴鐸沈竹皆八阿哥屬下之人其才能俱有可
觀之處但其居心狡詐素行回邪朕在藩邸時伊等逞
其奸計百端窺誘欲圖遂其私心朕洞察其奸毫不為
其所動時加戒飭復嚴行約束不令伊等干預外事而

巴海生性貪汙招搖撞騙無所不為至於沈竹素不安分朕深知其人故同傅鼐俱令隆科多密行訪查叅奏乃沈竹巧於鑽營隆科多反為所用而隆科多又揆度朕意必將任用傅鼐遂與沈竹傅鼐結為私黨將伊二人罪案力為隱庇所以傅鼐敢於攬事肆行貪婪毫無顧憚而沈竹亦全不知畏懼其詐妄行為仍復如故戴鐸鬼蜮技能尤不可測所到之處人皆墮其術中向任四川布政使時能與蔡珽結為厚交及革職發往陝西

又能與年羹堯結交親密年羹堯與以寛大房屋復時常給以盤費戴鐸又致書滿保索其資助巴海沈竹戴鐸此三人之行止妄亂朕本欲即治以法但未得其實據故將伊等俱交與八阿哥門上大臣枷禁看守猶兾伊等知罪改悔乃伊等在枷禁之處仍各談笑自如恣意飲啖將看守官兵人等數十餘人盡行賄囑以圖潛通信息書字出入往來竟使該管大臣莫能覺察戴鐸求託蔡珽蔡珽回云你在四川做官好是我所知在陜

西做官何如我如何得知你的事我知道了等語戴鐸又與沈竹傳信求託傳鼐為之寛解傳鼐亦以善言答之總之伊等至今終無悛改之心但懷怨望之意狡計營求罔畏國法非尋常棍徒可比其罪更難寛宥著將巴海沈竹戴鐸交與三法司核擬具奏

世宗憲皇帝上諭内閣卷四十七